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衡論

(四)

王充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 衡

(四)

著 充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衡論

冊四

著充王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筆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UN HENG

By

WANG CH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論衡

卷二十二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孫詒讓云。異虛篇作郎門之危。是也。下云廊瓦。又云廊室。廊亦當作廊。郎廊廊並。形之誤。韓非子十過篇作郎門之境。危境字通。喪大記云。中屋履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

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聞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久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常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常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常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常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常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常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常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常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常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常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尙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

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贊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

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

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尙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見牛。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鑠繩。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疼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

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中。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障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

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癘鬼。一居人宮室。區隅。遍庫。孫詒讓云。庫。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作庚。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顯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作剛本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

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魍。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魍魅。山海經曰。北方

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